

数字再造视域下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的创新传播研究

任莉, 邵伊蕾

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天津 300380

DOI:10.61369/HASS.2025070005

摘 要 :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作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创新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从数字再造的视角出发, 运用艺术、文化与数字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 对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的历史背景、艺术特征、数字化应用形式及创新传播路径进行探讨与分析。从而阐释出数字视觉再造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启示, 推动了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的创新与发展, 为丝绸之路的创新传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与活力。

关 键 词 : 数字再造; 高昌回鹘; 供养人形象; 创新传播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of the Images of Patrons from the Gaochang Uyghur Kingdo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Reconstruction

Ren Li, Shao Yilei

School of Art,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0

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mage of Gaochang Uyghur dono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lk Road, and its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digital application forms and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paths of the image of the Gaochang Uyghur donor us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art, culture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us, it explains the enlightenment of digital visual reconstru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lk Road,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mage of the Gaochang Uyghur donor, and injects new vitality and vitality into the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of the Silk Road.

Keywords : digital reengineering; Gaochang Uyghurs; the image of the donor;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一、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的文化艺术特征与意义

(一) 供养人形象的历史背景

高昌回鹘是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王国,在丝绸之路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在这一时期,多元文明互鉴与文化交融推动了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寺院等众多不朽的文化遗产的修建。它们将佛教艺术与汉风、印度、波斯风格相融合,创造出多元文明汇聚的图景。高昌回鹘王室所推崇的佛教成为了国家宗教,推动供养人画像的出现。供养人形象常存在于王室赞助的佛教艺术之中,其体现着王权与宗教的结合,具有神圣而又威严的特征。供养人形象作为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信奉佛教、开窟造像的施主^[1]。供养人图像主要出现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绢画及佛教建筑之中,柏孜克里克石窟是现存供养人图像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其内容包括王室贵族、世俗信徒以及僧官比丘等^[1]。由此可见,供养人形象是回鹘时期壁画人物形象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文化与艺术特

征都集中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

回鹘时期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在继承唐西州时期传统的同时,也融入了五代宋元时中原与河西新的佛教题材与内容。壁画以中原画风为主导,兼及龟兹与中亚艺术元素,呈现出极为精美壮观的场面。佛像造型优美,设色协调热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鹘风格^[2]。高昌回鹘时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肖像画以供养人主体,画师们在绘制之时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供养人的神态以及内心世界,生动传神地描绘出不同社会属性下的供养人形象,展现出古今闻名的肖像画遗迹。

(二) 供养人形象的艺术特征

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的艺术特征鲜明地反映了9-13世纪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与文化背景,映照着丝绸之路的文明与繁荣。其艺术表现既延续了唐代中原绘画的雍容气象,又融入了回鹘的民族特色与西域佛教的艺术元素,画师们依托独具特色的回鹘绘画技艺,将不同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及服饰特征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来，彰显出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与交融的璀璨舞台。

1. 人物身份与地位

在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中，不同社会属性的供养人通过姿态、构图等视觉语言形成了严格的等级体系。在壁画中，国王居前，王后稍后，侍从、贵族排列其后，人物比例依身份递减，形成“主大从小”的视觉序列，从而凸显出王室贵族供养人的神圣以及等级制度。例如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窟的回鹘高昌王供养像（图1），其绘制于中心殿堂内侧壁，画面的主体内容为三身男性画像，其身形大小接近真人。其中回鹘王正值壮年时期，回鹘国王呈直立或缓步前行的姿态，头戴莲瓣形宝冠，上贴金色边饰，绣有大红云纹图案。冠后垂绦带，身着红色圆领长袍，腰束嵌玉蹀躞带，足蹬翘头长筒乌皮靴，手持莲花，面部丰圆，自眼睫而下多虬髯^[2]，眉眼线条运用了铁线描的勾勒手法绘制，更加凸显回鹘王的威严形象。第20窟的回鹘王后供养像（图2），回鹘王后呈侧身姿态，手持长茎莲花，呈现出寓意佛法的高洁^[3]。回鹘王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回鹘王后则是王室与佛教供养的纽带，壁画所呈现出的供养人形象正是人物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性表达，通过构图以及供养人的姿态，在展现出高昌回鹘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同时，更是让供养人图像所表达出的视觉语言与观者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图1 回鹘高昌王供养人像（第20窟）



图2 回鹘高昌王后供养人像（第20窟）

（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精粹》）（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精粹》）

2. 人物服饰与纹样

回鹘时期的供养人画像生动展现了9-13世纪回鹘贵族与平民的服饰风貌，其人物形象的服饰与配饰的特征仿佛成为了这一时期艺术与文化的缩影，展现出高昌回鹘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回鹘时期的男性服饰形制为圆领窄袖长袍，右衽长袍有开叉，袍长及地；女性服饰形制为对襟长袍或交领长袍，袍长及地^[4]。在服饰装饰方面，柏孜克里克第16窟的回鹘男供养人（图3），其袖子的上臂以及袖口处均有边饰，画面中的两排供养人所佩戴的头饰也有所不同，上排供养人佩戴莲花毡帽，可能是贵族及上层人士。而下排供养人前面四身佩戴冠上饰三叉状物，后四身为扇形状物^[3]。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9窟的回鹘女供养人（图4）的胳膊上饰有一条水平装饰线，长裙正中带有“十”字交叉装饰线^[4]。回鹘时期在纹样方面的运用也极为考究，在回鹘供养人的服饰中，男女供养人都多以植物纹样为主（图5）。例如柏孜克里克第31窟回鹘贵族男供养人（图6）的服饰上也带有植物纹样元素。在服饰的色彩方面，柏孜克里克供养人服饰通常饱和度较高，也展现了回鹘时期壁画设色的热烈浓重的特征。因此，服饰

与纹样均体现出回鹘时期多元文化的交织与汇聚，碰撞出多元文明交汇的火花。



图3 回鹘男供养人（第16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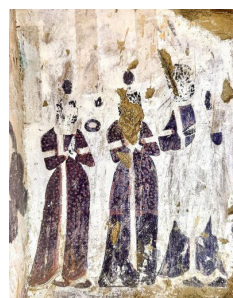


图4 回鹘女供养人（第9窟）

（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精粹》）（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精粹》）



(a) 植物纹样



(b) 忍冬纹



(c) 团花纹样

图5 回鹘时期柏孜克里克服饰纹样 图6 回鹘贵族男供养人（第31窟）

（来源：文献）

（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精粹》）

3. 人物绘制与技法

在人物绘制技法方面，回鹘供养人像的绘制以流畅而富有弹性的线描为基础。画师在绘制技法上吸收了中原绘画的笔墨韵味、西域佛教艺术的装饰性以及波斯细密画的精细风格。因此，在刻画其服饰时形成了疏密有致的衣纹线条，既继承了唐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飘逸感，又融入了高昌回鹘艺术硬朗的笔触。刚劲有力的铁线描绘画手法与朱砂、石绿、泥金等矿物颜料相结合，细腻地勾勒出供养人清晰的轮廓结构，更展现出供养人形象的立体感与细腻感。同时，供养人面部的刻画也极为细腻，肤色多以淡赭或粉白打底，双颊晕染浅红，类似于唐代“三白法”，其清晰的面部轮廓也更加彰显出回鹘民族的相貌特征。柏孜克里克的供养人绘制技法是丝路文化与艺术领域的多元融合，展现了多元的艺术创造力，为丝绸之路延续至今绘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供养人形象的研究意义

通过对回鹘时期供养人服饰、身份以及绘画技法的研究表明，回鹘供养人形象赓续多元文明的发展。回鹘高昌更是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汇聚了汉、突厥、粟特、波斯、印度、吐蕃等多种文化，而供养人形象正是多元融合的载体。回鹘画师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供养人进行细节刻画，将人物通过技法、配色、线条、构图等进行表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构建起回鹘高昌绘画艺术的独有的时代标尺。供养人形象为9-13世纪西域服饰研究提供了大量精确的实物资料，更是为艺术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供养人画像中人物所穿戴的服饰配饰，多方面地展现出经济与商贸交流的繁荣景象，更是当时手工业水平和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见证。

总而言之,高昌回鹘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积淀,是这一时代经济、社会与宗教的生动写照,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因此,它超越了单纯的“人物画像”,成为了一份用视觉语言书写的、多维度的历史文献。通过解读这些沉默却生动的形象,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复活”和理解那个早已消失在黄沙中的、璀璨的回鹘高昌文明,进行一场与回鹘人物的对话。

二、数字再造在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中的应用

(一) 数字再造的概述

数字再造是一个融合了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艺术设计和文化历史的交叉领域。它是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对现有的视觉材料进行分析、修复、增强、编辑、重构乃至再创造的过程。在艺术设计领域,数字再造则是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将文化遗产进行提取,复原出艺术场景并进行创新传播的过程。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中,数字设计也借助人工智能,打破了局限于固定且一元的文本、图形,将所有传播要素整合再造,创作者因此获得了更多元的创作空间^[9]。因此,在回鹘供养人形象传播方面,数字再造成为其创新传播呈现的重要手段,它可以使得已经模糊的壁画记忆重新浮现于大众视野,能将独具回鹘特色的供养人形象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服饰、纹样等文化元素为文化遗产的传承、科学研究以及艺术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再造是人类视觉表达和信息技术的一次深刻融合,它成为了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手段,推动更多文化艺术瑰宝在多元文明的大舞台中创新再现。

(二) 数字再造的应用

1. 数字复原技术的修复

数字复原技术是数字再造的常用媒介,通过复原修复使得壁画内容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从而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例如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召开的“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中,成功复原中国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5窟遗失的壁画和洞窟(图7)。日本龙谷大学也对第15窟进行了数字化复原,并在龙谷大学博物馆进行展示(图8)。“数字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人才培训中《时空灵境-AI复活柏孜克里克第9窟壁画》的作品也结合了数字中国战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现代科技手段,对柏孜克里克第9窟消失的珍贵壁画进行全面复原与数字化保护。项目通过数据收集、清理、模型训练、数字修复等技术,还原了第9窟壁画的原貌,为实体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并推动了数字化修复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这两个石窟都是回鹘高昌时期所建,通过数字复原与修复,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回鹘高昌的供养人形象,它们是被盗取、割舍的残酷历史故事见证者,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科技所给文化传承带来的价值与意义。现如今,众多曾经消失的壁画利用数字视觉复原与再造的技术得以多样化地展示,这不仅展现出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更

是增强了文化自信,推动这一不朽的文化瑰宝得以传承与保护。



图7 第15窟数字复原(来源:网络) 图8 第15窟数字复原(来源:网络)

2. 数字交互技术的呈现

数字交互技术涵盖了一系列可使用户与数字环境进行有效互动的工具和方法^[9]。在壁画领域,通过数字交互技术,可以使得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淋漓尽致地与大众进行互动,相较于壁画中静态的人物造型,数字交互更能将静态元素“活”起来,从而成为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例如,敦煌秉持“数字+科技”的理念,将敦煌莫高窟数字化设计推向文化遗产保护的高潮。敦煌研究院通过AR、VR等技术打造“数字敦煌”这一敦煌保护的虚拟工程,其中“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是首个莫高窟285窟的虚拟现实深度漫游(图9-图10),观者既可以在线上领略敦煌文化,又可以在线下佩戴VR眼镜与“画中仙”进行沉浸式互动。走进线下展厅,仿佛打开尘封千年的历史之门,从而能够感受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文化魅力与价值,体验一场“与神共舞”的神秘与美好。



图9 寻境敦煌线上漫游(来源:网络) 图10 寻境敦煌线下VR展(来源:网络)

三、数字再造视域下供养人形象的创新传播

在数字再造视域下,回鹘高昌时期的供养人形象不仅是宗教虔诚的见证,更是回鹘贵族雍容华贵气度与丝路多元文化交融的

视觉档案。因此，在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大舞台上，如何将多元文明提取并赋予新时代的创新传播媒介，成为了现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多种应对措施。第一，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通过高精度扫描与多光谱成像等数字复原修复技术，可以清晰地再现回鹘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使那些因历史沧桑而模糊、褪色的瑰丽细节得以重生。第二，由于树立优质 IP 是当下传统文化发展的核心竞争力^[7]，由此可见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也可以提取具有特异性的文化符号，并进行重组与创新，从而打造出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 IP 形象。第三，创新传播的核心在于赋予这些静态形象动态的生命力与叙事性的灵魂。我们可以借助动态设计、虚拟现实（VR）等技术，重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的多元文化元素，重构回鹘王室贵族礼佛供养的盛大场景，还可增加观者与回鹘供养人的“合影”、佩戴头饰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供养人画像等互动项目，使得供养人形象的身份、地位乃至内心世界得以生动地阐释，给观者带来多重视觉冲击，这也是数字再造的意义所在。

在数字再造的大背景下，除了打造文化 IP、VR 沉浸式体验等创新传播方式外，为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我们还可结合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环境^[8]。数字化信息时代，沉浸式展示成为文化传播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创新与实践。利用数字技术手段还原历史场景，让观众沉浸式了解历史过程中的“事”与“物”，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以穿越式的思想碰撞和情感共鸣激发共情点与获知信息的直观点^[9]。这些都超越了传统

的、单一的平面化传播，在数字化的角度让观者得以穿越时空，置身于高昌回鹘的佛国殿堂之中，与千年前的供养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现如今，数字化文化具有多元性与独立性，我们要使得数字化传播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10]，必须要致力于将独特的回鹘供养人文化符号融入当代语境，在创新传播中得以重组与转译，从而激活回鹘高昌的文化记忆，使其成为能够连接古今并持续焕发活力的创新传播载体。

四、结束语

本文系统性地梳理与总结了数字再造技术在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研究中的应用路径与价值。研究从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的艺术特征出发，在分析供养人形象的服饰、身份以及绘制技法的同时，展现出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的艺术魅力与价值。我们深入挖掘供养人形象背后的元素与奥秘，提取回鹘供养人元素与数字化技术相联系，构建了一套从“元素提炼”到“视觉呈现”的完整体系。在数字再造的赋能下，我们更清晰地领略到回鹘多元的文化元素，生动直观地感受到作为丝绸之路枢纽节点的高昌回鹘时期多元文化的交融。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仍在延续，我们要推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从而使高昌回鹘供养人形象这一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迈向更精深、更广阔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 马振林. 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图像研究 [D]. 新疆艺术学院, 2020.
- [2] 吐鲁番研究院:《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精粹》，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
- [3] 柳洪亮:《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六卷，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
- [4] 王勃，马艳辉. 回鹘供养人服饰形象比较及其创新设计 [J]. 毛纺科技，2023, 51(09): 63-70.
- [5] 荆伟. 敦煌壁画的数字视觉设计再造与应用研究 [D]. 西安美术学院，2022.
- [6] 成建文. 数字交互视域下南通手工艺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J]. 上海包装，2024, (12): 144-146.
- [7] 宗少鸽，刘子建. 丝绸之路沿线传统文化数字化发展路径探析——以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为例 [J]. 出版广角，2019, (23): 73-75.
- [8] 张帅晨. 虚拟数字人助力非遗文化创新传播的路径研究 [J]. 文化学刊，2025, (02): 30-33.
- [9] 李积英. 文旅融合背景下数字技术在博物馆赋能中的应用——以青海省博物馆为例 [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25, (16): 107-110.
- [10] 游杰. 数字赋能河南红色文化创新传播研究 [J]. 新楚文化，2023, (29): 57-59.